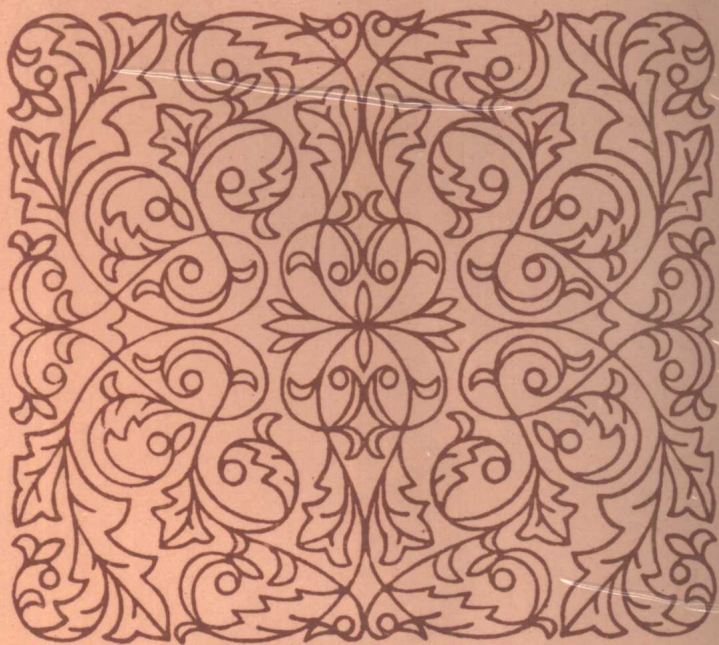


民國叢書

第五編

• 17 •



民國叢書

第五編
· 17 ·

社會科學總論類

社會主義思想史

陶大鏞著

社會主義討論集

新青年社編輯部編輯

上海書店

新青年社編輯部編輯

社會主義討論集

一千九百二十二年九月初版

(新青年叢書第二種)

社會主義討論集

定價大洋七角

編輯者

新青年社編輯部

廣州昌興新街

出版者

新青年社

印刷者

藝苑印刷所

廣州市惠愛西路九十五號

發行者

新青年社總發行所

廣州昌興馬路

社會主義討論集目錄

一、談政治	陳獨秀	一五
二、討論國家、政治、法律的信	全上	一六—二一
三、關於社會主義的討論	全上	三二—七三
四、社會主義批評	全上	七四—九六
五、討論無政府主義	全上	九七—一五五
六、馬克思學說	全上	一五六—一七一
七、馬克思派社會主義	李達	一七二—一九一
八、討論社會主義並質梁任公	全上	一九二—二一九
九、無政府主義之解剖	全上	二二〇—二三八
十、評第四國際	全上	二三九—二五一
十一、實行社會主義與發展實業	周佛海	二五二—二七一

十二，	進化與革命·····	全上	二七二	二八六
十三，	我們爲甚麼主張共產主義？·····	全上	二八七	二九九
十四，	奪取政權·····	全上	三〇〇	三一三
十五，	社會主義與中國·····	李季	三一四	三二八
十六，	中國底亂源及其歸宿·····	李漢俊	三二九	三四六
十七，	我們如何使中國底混亂趕快終止？·····	全上	三四七	三六四
十八，	馬克思底共產主義·····	施存統	三六五	三八三
十九，	我們要怎麼樣幹社會革命·····	全上	三八四	四二八
二十，	唯物史觀在中國的應用·····	全上	四二九	四三六
廿一，	第四階級獨裁政治底研究·····	全上	四三七	四四三
廿二，	讀新凱先生「共產主義與基爾特社會主義」·····	全上	四四四	四五六
廿三，	今日中國社會究竟怎樣的改造？·····	許新凱	四五七	四七二

廿四、共產主義與基爾特社會主義……………全上……四七三……四八五
廿五、再論共產主義與基爾特社會主義……………全上……四八六……五一〇

新青年叢書有下列數種：

- | | | |
|-----|----------|--------|
| (一) | 社會主義史 | 定價大洋八角 |
| (二) | 社會主義討論集 | 定價大洋七角 |
| (三) | 哲學問題 | 定價大洋四角 |
| (四) | 俄羅斯研究 | 在印刷中 |
| (五) | 到自由之路 | 定價大洋五角 |
| (六) | 歐洲和議後之經濟 | 定價大洋五角 |
| (七) | 工團主義 | 定價大洋三角 |
| (八) | 階級爭鬥 | 定價大洋五角 |

八種中第一種社會主義史，已售罄，待續印；第四種俄羅斯研究在印刷中，其餘的六種，均尚有存；諸君如欲購買，請向本社或各埠新書店購閱，可也。

社會主義討論集

談政治

陳獨秀

(一)

本誌社員中有多數人向來主張絕口不談政治。我偶然發點關於政治的議論，他們都不以為然。但我終不肯取消我的意見，所以常常勸慰慈一涵兩先生做關於政治的文章。在一方面，外邊對於本誌的批評，有許多人說新青年不討論政治問題，是一個很大的缺點。

我對於這個批評也不能十分滿足，曾在「我的解決中國政治方針」演說中回答道：「我們不是忽略了政治問題，是因為十八世紀以來的政制已經破產，我們正要站在社會的基礎上造成新的政治；我們不是不要憲法，是要在社會上造成自然需要新憲法底實質。憑空討論形式的條文，是一件無益的事」。因此，可以表明我對於政治底態度，一方面固然不以絕口不談政治為然，一方面也不願意和一班拿行政或做官弄錢當作政治的先生們談政治。換句話說，就

是：你談政治也能，不談政治也能，除非逃在深山人跡絕對不到的地方，政治總會尋着你的；但我們要認真了政治底價值是什麼。決不是爭權奪利的勾當可以冒牌的。

以上的說話，雖然可表明我對於政治底態度，但是過於簡單，沒有說出充分的理由，而且不會包含我最近對於政治的見解，所以現在要詳細談一下。

(一)

我們中國不談政治的人很多，主張不談政治的只有三派人：一是學界，張東蓀先生和胡適之先生可算是代表；一是商界，上海底總商會和最近的各馬路商界聯合會可算是代表；一是無政府黨人。前兩派主張不談政治是一時的不是永久的，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因為他們所以不談政治，是受了爭權奪利的冒牌的政治底刺激，並不是從根本上反對政治。後一派是從根本上絕對主張人類不應該有一切政治的組織，他們不但反對君主貴族的政治和爭權奪利的政治，就是民主的政治也要反對的。

我對於這三派的批評：在消極的方面，我固然很有以他們爲然的地方；在積極的方面，

我就有點異議了。

前兩派只有消極沒有積極的缺點，最近胡適之先生等「爭自由的宣言」中已經道破了。

這篇文章開口便說：「我們本不願意談實際的政治，但是實際的政治却沒有一時一刻不來妨害我們。」要除去這妨害，自然免不了要談政治了。

後一派反對政治，從消極的方面說起來，也有一大部分真理。他們反對政治，反對法律，反對國家，反對強權，理論自成一系統，到沒有普通人一面承認政治，法律，國家，一面反對強權的矛盾見解。強權是少數人的或多數人的，廣狹雖然不同，但若是沒有強權便沒有法律，沒有法律還有什麼政治國家呢？因此我們應該明白強權國家政治法律是一件東西底四個名目，無政府黨人一律反對，理論到算是一貫。古代的社會契約（Social contract）和中世紀的自治都市（Commune）不但不是普遍的，而且是人類政治組織沒有進化到近代國家的狀態。近代國家是怎樣？Franz Oppenheimer說：國家底唯一目的，就是征服者支配被征服者底主權，并且防禦內部的叛亂及外部的侵襲。這主權底目的，

也就是征服者對被征服者經濟的掠奪。(詳見 Christensen, *Politics and Crowd Morality*, P. 72 所引。) Christensen 說：國家是掠奪別人并防止別人來掠奪的工具；他的目的並不是制止每人和每人間底戰爭，乃是使這戰爭堅固而更有效力。(見前書七三·七四頁)羅素說：國家底骨干，就是公民集合力底倉庫。這力量有兩個形式：

一是對內部的，一是對外部的。對內部的形式是法律及警察；對外部的形式是戰鬥力所表現的陸海軍。國家是一定區域內全住民底集合體，依政府指揮用他們聯合力所組織起來的。國家底權力，對內僅限於叛亂的恐怖，對外僅限於戰敗的恐怖；所以他阻止這兩樣是絕對的。

在實際上他能够用租稅名義奪人家底財產，決定結婚和繼承底法律，懲罰他所反對的意見發表，因為要把一種人民所住的地方劃歸別國他能置人於死地，並且他想着要打戰便命令一切強健男子到戰場去賭生命。在許多事件上，違反「國家底目的和意見，就是犯罪」。(見 Russell, *Principles of Social Reconstruction*, P. 45. 46. 47.) 過去及現在的國家底作用實在是如此，我所以說無政府黨反對國家，反對政治，反對法律，反對強權，

也有一部分真理。

從消極方面說起來，無政府黨否認國家政治，我們固然贊同；從積極方面說起來，我們以為過去的現在的國家和政治，過去的現在的資本階級的國家和政治，固然建築在經濟的掠奪上面；但是將來的國家和政治，將來的勞動階級的國家和政治，何人能够斷定他仍舊黑暗絕對沒有進步的希望呢？反對國家的人，說他是掠奪機關；反對政治的人，說他是官僚底巢穴；反對法律的人，說他是資本家私有財產底護符；照他們這樣說法，不過是反對過去及現在掠奪的國家，官僚的政治，保護資本家私有財產的法律，並沒有指出可以使國家政治法律根本搖動的理山；因為他們所反對的，不曾將禁止掠奪的國家，排除官僚的政治，廢止資本家財產私有的法律，包含在內。

或者有人說：就是將來的禁止掠奪的國家，排除官僚的政治，廢止資本家私有財產的法律，仍然離不掉強權，所以不從根本上絕對廢除國家，政治，法律，這幾種強權，實現自由組織的社會，不能算徹底的改革。

我們對於這種意見，可以分開理論和事實兩方面的討論：

從理論上說起來，第一我們應該要問：世界上的事理本來沒有底，我們從何處做起？

所以懂得進化論的人，不應該有徹底不徹底的觀念。第二我們應該要問：強權何以可惡？

我以為強權所以可惡，是因為有人拿他來擁護強者無道者壓迫弱者與正義。若是倒轉過來：拿他來救護弱者與正義，排除強者與無道，就不見得可惡了。由此可以看出強權所以

可惡，是他的用法，並不是他本身。我們人類文明最大的效果，是利用自然征服自然；例如水災都可以殺人，利用水便得了行船，洗濯灌溉底效用；利用火便得了燒飯菜，照亮，溫暖身體底效用；炸藥和電雷傷人更是可怕，利用他們便得了開山治病及種種工業上的效用；人類底強權也算是一種自然力，利用他也可以有一種排除黑暗障礙底效用。因此我覺得不問強權底用法如何，閉起眼睛反對一切強權，像這種因噎廢食的辦法，實在是籠統的武斷的，決不是科學的。若有人不問讀書底目的如何，但只為讀書而讀書，不問革命底內容如何，但只為革命而革命，自然是可笑；現在若不問強權底用法如何，但只為強權而反對強權，

或者只爲強權而贊成強權，也未免陷於同一謬誤。

從事實上說起來，第一我們要明白世界各國裏面最不平最痛苦的事，不是別的，就是少數游惰的消費的資產階級，利用國家，政治，法律等機關，把多數勤苦的生產的勞動階級壓在資本勢力底下，當做牛馬機器還不如。要掃除這種不平這種痛苦，只有被壓迫的生產的勞動階級自己造成新的強力，自己站在國家地位，利用政治，法律等機關，把那壓迫的資產階級完全征服，然後才可望將財產私有，工銀勞動等制度廢去，將過於不平等的經濟狀況除去。若是不主張用強力，不主張階級戰爭，天天不要國家，政治，法律，天天空想自由組織的社會出現；那班資產階級仍舊天天站在國家地位，天天利用政治，法律如此夢想自由，便再過一萬年，那被壓迫的勞動階級也沒有翻身的機會。法國底工團派在世界勞動團體中總算是很有力量的了；但是他們不熱心階級戰爭，是要離開政治的，而政治却不肯離開他們，歐戰中被資產階級拿政權強迫他們排饑了，今年「五一節」後又強迫他們屈服了，他們的自由在那里？所以資產階級所恐怖的，不是自由社會的學說，是階級戰爭的學說；資產階級

所歡迎的，不是勞動階級要國家政權法律，是勞動階級不要國家政權法律。勞動者自來沒有國家沒有政權，正因為過去及現在的國家，政權，都在資產階級底手裏，所以他們才能够施行他們的生產和分配方法來壓迫勞動階級；若勞動階級自己宣言永遠不要國家不要政權，資產階級自然不勝感謝之至；你看現在全世界底國家對於布爾塞維克底防禦，壓迫，恐怖，比他們對於無政府黨利害的多，就是這個緣故。

第二我們要明白各國底資產階級，都有了數千年或數百年底基礎，站在優勝的地位，他們的知識經驗都比勞動階級高明得多；勞動階級要想征服他們固然很難，征服後想永久制服他們不至死灰復燃更是不易。這時候利用政治的強權，防止他們的陰謀活動；利用法律的強權，防止他們的懶惰，掠奪，矯正他們的習慣，思想，都很是必要的方法。這時候若反對強權的壓迫，若主張不要政治，法律，若提倡自由組織的社會，便不啻對資產階級下了一道大赦底恩詔；因為他們隨時得着自由，隨時就要恢復原有的勢力地位。所以各國共和革命後，民主派若失了充分壓服舊黨底強力，馬上便有復辟底運動。此時俄羅斯若以克魯巴

特金的自由組織代替了列寧的勞動專政，馬上不但資產階級要恢復勢力，連帝政復興也必不免。克魯巴特金國家論中所稱贊的中世自治都市是何以失敗的，他所指責的近代資本主義

的國家是何以發達起來的？這主要的原因，不用說一方面是自治都市裏既不是以勞動階級為主體，又沒有強固的政治組織，因此讓君主貴族們壟斷了政權；一方面是新興的資本家利用自由主義，大家自由貿易起來，自由辦起實業來，自由虐待勞動者，自由把社會的資本集中到少數私人手裏，於是漸漸自由造成了自由的資本產級，漸漸自由造成了近代資本主義自由的國家。我們明明白白曉得中世自治都市是放棄政權失敗的，是放任那不法的自由

(Unconscionable Freedom) 失敗的，勞動階級底枷鎖鏹分明是自由主義將他帶上的；現在理想的將來的社會，若仍舊妄想否認政治是徹底的改造，迷信自由主義萬能，豈不是睜着眼睛走錯路嗎？我因此深信許多人所深惡痛絕的強權主義，有時竟可以利用他為善；許多人所歌頌讚美的自由主義，有時也可以利用他為惡；萬萬不可一概而論，因為凡強權主義皆善，凡自由主義皆惡、像這種籠統的大前提，已經由歷史底事實證明他在邏輯上的謬

誤了。

第三我們要明白人類本性的確有很惡的部分，決不單是改造社會制度可以根本剷除的；就是社會制度——私有財產制度工銀勞動制度——所造成的人類第二惡性，也不是制度改變了這惡性馬上就跟着消滅的。工銀勞動制度實在不應該保存，但同時若不強迫勞動，這時候從前不勞動的人，自然不會忽然高興要去做工：從前受慣了經濟的刺激（Economic Stimulus）才去勞動的工人，現在解除了刺激，又加上從前疲受底反動，一定會懶惰下來；如此一時社會的工作效率必然銳減。少數人懶惰而衣食，已經釀成社會上的不平等；若由少數增至多數，這社會底生活的資料如何維持呢？人類誠然有勞動的大性，有時也自然不須強迫；美術化的勞動和創造的勞動，更不是強迫所能成的，自來就不是經濟的刺激能够令他進步的；所以工銀制度在人類文化的勞動上只有損而無益。至於人類基本生活的勞動，至少像那不潔的勞動，很苦的勞動，既然沒有經濟的刺激，又沒有法律的強迫，說是人們自然會情願去做，真是自欺欺人的話；凡有真誠的態度討論社會問題的人，不應該說出這樣沒有徵